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四十三回 繳煙槍當場燒燬 施丸藥普渡眾生

且說越監土販朱運升和錦堂相見之後，寒暄一番，便問來意。錦堂道：「兄弟家住夏口，家母向有肝胃氣病，每當發作時候，藥石都不能治，只有煙膏最靈，吸食一兩筒，就可止住。無奈近來夏口禁得厲害，上好的老土，實在無從購得。敝友蘇君與葛相公曾有一面之雅，故指我到他那邊去設法；又承他的美意，叫我向二老闆商量。故特不揣冒昧，來此相求。還望二老闆割愛一二百兩大土，該價若干，自當照數繳納。」運升聽了，含笑答道：「前次批進的煙土，在湖北一起被抄沒收。既承足下遠道趕來，照顧我們生意，絕無謝絕之理，請在舍間盤桓三四天，等待廣東運土到來，任憑檢選，包可稱心如意。」

錦堂答道：「攪擾府上，斷無此理，好在小舟就停在山下，待我選船等候，待貨色運到，再行備價來兌便了。」運升說道：「顧客理當下榻相留，況且兄弟平生最愛朋友，盡管耽擱在此不妨，如其不肯賞臉，那就見外了。」錦堂正想起立告別，不料朱運升先立起身來。推說有朋友等在裡邊，請寬坐一回，說罷，竟自轉身走了。錦堂也明白他的用意，只是既不好止住他，又不好跟他出去，弄得進退失據，一躊躇間，運升已去遠了。

就此一去不來，直到傍晚，匪黨送燈火飯菜進來，錦堂叫他相送下山，許以重金酬報。匪黨答稱未得二老闆許可，不敢相送。說罷轉身而去。

慢表錦堂失陷匪巢，且說鳳姑守到黃昏，不見錦堂出谷，情知不妙，她就使展飛行功夫，越過殺虎澗，掩身潛入匪巢，四面尋找，不見錦堂。正在焦急之時，忽見一匪從門中走出。

她急閃身暗處，等他走到面前，出其不意，一把擒住，一手掣刀，嚇聲聲張，逼他說出日間來買土的客人藏在哪裡？那人嚇得顛巍巍答道：「那人就在這間屋子的後面廂房裡，二老闆派我看守的，我因肚子痛，要緊到毛廁裡去出恭，求你放了我吧。」

鳳姑逼他引到廂房中，錦堂瞧見了救星，正是喜出望外，忙向鳳姑說道：「我們倆怎樣逃出去呢？」鳳姑又向那匪徒逼問有無便門可以出入？匪徒指著北面說道：「走出此屋向北去，有一很大的山洞，便是後門，直通到半山。」鳳姑聽說，還防他出去報信，就在他身上解下腰帶，把他四馬攢蹄捆了個結實，然後保著錦堂飛步出室，向北趕到山洞前。錦堂低低說道：「洞中黑暗怎好走路呢？」鳳姑說道：「不妨，待我在前開路，你扶著我肩頭走好了。」於是兩人移步入洞。一路摸著石壁而行，但覺寒森森冷風撲面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好像盲目似的。沿石壁走了一程，幸得背後無人追趕，才得走出洞來。鳳姑在月光下定神四望，方知已在半山，就和錦堂取道下山。正行之間，忽聽得背後似有腳步聲。鳳姑連忙向後回顧，只見兩條黑影如飛趕來，只道是匪黨，掣刀在手，準備迎敵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人已相離不遠，方才看清楚是錢昌、汪興。他們奔到錦堂面前，說道：「二大人受驚了。」錦堂拍著鳳姑的肩頭答道：「虧得這位高升，從虎穴中將我救出。還怕匪黨追來，我們趕快落船，馬上啟碇回省去。」說著大家飛步下山登舟，馬上喚起船伙計，解纜開船。那匪穴中，直到天明，瞧見一匪被綁，方知錦堂早已逃遁。朱運升並未出門，得此警報，即派張黑子帶同八個匪黨下山追趕，無奈船已去遠，追了一程，頹然而返。

且說錦堂在路並無耽擱，直駛到省城碼頭停泊。錢昌、汪興告辭回去。錦堂帶著鳳姑登岸回到公館略事休息，把上文的查案始末情形，繕就呈子，然後坐轎上稟，復見林公，當面呈上報告書。林公披閱一過，勃然大怒道：「逃犯朱運升怙惡不悛，竟敢將你軟禁，那葛幼泉身充兵房書吏，膽敢賄縱要犯逃監，又復主使朱犯將你軟禁，更屬罪大惡極，非嚴刑究辦不可！」

老兄的辦案認真，不辭勞怨，不顧性命才能查得水落石出，真是大可欽佩，暫記大功一次，將來有缺，先行補用。」錦堂受此意外褒揚，心中大喜，當時謙遜了幾句，就道謝退出，回轉公館。林公馬上親筆書就密札，把錦堂的報告書敘入，連夜用印發交漢陽縣密拿葛幼泉與朱運升歸案法辦。那漢陽知縣郭觀辰，也是個清正幹員，當下接閱林公札飭，暗想：逮拙屬下的兵房葛幼泉，固屬容易，不過逃犯朱運升匿居匪巢，捕役固屬拿不到，就是派城守營兵出去拿捉，也恐匪黨聞風先遁，打草驚蛇。

那主犯朱運升一旦遠揚，這便如何是好？仔細思量，只有著葛幼泉誘捕朱運升到案，許他將功折罪，不怕他不遵。打定主意，即傳葛幼泉到簽押房問話。門皂即到幼泉跟前，說明本官傳喚。

幼泉只道有什麼案件，傳他去商量辦理，立刻穿了馬褂，跟著門皂逕到縣署簽押房。觀辰藏過督憲札子，向他說道：「越監逃犯朱運升，督轅已派員查明，匿居在大洪山匪巢。據那委員的報告，還說你有得賄縱逃的嫌疑，說話裡連本縣也甚多不利之處，督憲札飭密查朱運升，否則這責任就在你我二人身上。」

本縣素知你辦事謹慎，不見得會知法犯法，打算替你洗刷嫌疑，著你設法把逃犯朱運升誘捕解省，脫清干係，那時或可將功折罪。不知你自量能力，可誘得到朱運升麼？」幼泉答道：「此人素來與我相處甚好，只求寬限數日，准將他誘到。」郭觀辰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只你須留心一二，若是拿不到時，你的性命就難保了。現在權且將你家屬收下，專等正犯拿到，便行釋放。」

幼泉到此，也無可推諉，只索答應。觀辰即派差役將他家屬取到，幼泉便告辭而出，一路想誘捕朱運升的方法。走到家中，恰好張黑子因跑掉了唐錦臣，特來報信。幼泉一面詢問逃跑情形，一面安排酒食，與彼對飲。飲到分際，低聲向他說道：「越獄一案，現在已由我覓得一個貌似二老闆的肯去頂替了，可以完案。但我另有一事，要和二老闆商量。你回去時，請他改裝到此一敘，千萬不可失約。」張黑子答應而去。次日朱運升果然改了農夫模樣到幼泉家中赴約。幼泉一面將他穩住，一面差人到縣報信。郭觀辰得信，即派通班捕役，前往將朱、葛二人，一並捕獲，帶回衙門，即行釘上大鎖，連夜親自押解到省，赴督轅見過林公，稟明一切。林公即命將二犯解往臬司衙門，按律重辦，結果問成極邊充軍，此案才得結束。還有那土販鄒阿三逃往廣東，也被郭觀辰購線緝拿到案，依法懲治。

林公此次嚴申煙禁，勸懲兼施，一面嚴拿販土開館吸食，一面收繳煙具、煙土、煙膏，果係真心改悔，自願繳出煙膏、煙槍，暫免治罪，並驗明煙癮大小，酌給戒煙藥丸，使他吞服斷癮，以觀後效。如此認真辦理，不到半年，楚省煙害漸有肅清之望，陸續收繳煙膏、煙土，共計一萬二千餘兩，半數是拿獲的，半數是繳出的。如土販邵錦璋，自行投縣繳出煙土二千多兩；謝長林繳出煙土九百五十兩；范申和繳出煙土三百六十兩。同時設局收繳煙槍，共一千二百六十四桿，皆是久用積油的老槍老門，有幾十隻精緻華麗的老槍，槍質是雅州竹的，配以牙底牙嘴，槍膏滿積，在平時每只價值都在銀百兩以外，愛逾拱壁，現在盡肯割愛繳出，可見人民覺悟吸煙之害，等於飲鴆，才肯繳槍戒煙。

林公為昭示百姓起見，把收繳的煙槍、煙門、煙膏、煙土，編號列冊，堆積公共場所，親率兩司道府，蒞場逐一對冊驗明，然後命當差的用快刀將煙槍劈破，煙土敲碎，再澆煤油燃火焚燒，把一千二百多支煙槍一律燒成灰燼。次將收繳搜獲的煙土一萬二千多兩，拌以桐油燃火焚燒，自辰至申，火猶未熄。哪知煙土拌桐油燃燒，奇臭觸鼻，和熬膏抽吸之味，迥乎不同。

燒過煙灰，林公派員監督，投入江心。自此次燒燬以後，續繳煙槍煙土的陸續不絕，一月未滿，又取到七百多支。那時湖南省城收繳煙槍竟有二千三百多支，唯收繳查獲的煙土、煙膏，共計只有八百多兩，也照林公辦法，澆油燒燬。林公見吸煙論死新例尚未頒行，而禁煙成績已如此昭著，總因死罪兩字，足以惕人心志，促人醒悟！可見民情非不畏法，新律果能頒行，煙害雖深，不難於短期間悉數掃除。

那時正值秋汛期內，林公借著出巡江、漢堤防，順道查看各地禁煙情形。只見各屬都由地方官設局收繳煙土、煙槍，省城大鎮各藥舖中，都有戒煙丸出售，莫不利市三倍，因此吉林參、洋參、高麗參的價目比去年增加兩倍有奇。林公見此好現象，快慰非常！一日行抵宜昌，這是楚、蜀間轉轍的所在，位於江濱，東通夏口，西通巴縣，那是水陸交通的大碼頭，商務繁盛，人煙稠密。林公帶著史林恩等幾個隨員，正在岸上勘視堤工，瞥見一班耆民老婦，跪在路旁，叩頭稱謝！林公連忙招手叫起，向一鬚髮皆白的

耆民說道：「本部院毫無善政及民，謝什麼呢？」耆民答道：「農民蘇仰山，今年已七十有八歲了，家事由後輩執管，哪知不肖子弟嗜好鴉片，無力耕種，田地早已變賣告罄，今春打算把媳婦賣去，供他吸煙，被我攔阻住了，叫他赴局繳呈煙槍煙灰，領得大人施送的戒煙丸，如法吞服，現在煙癮已斷，身體壯健有力，可以做小販養家餬口。農民全家俱受大人恩德，專程前來叩謝。」林公又向其他耆民逐一詢問，皆為丈夫兒子吞服了林公施送的戒煙丸，身體發壯，能夠用力賺錢，贍養身家，所以結伴前來拜謝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